

搜神記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第十

七十七

搜神記卷一

之商本下放之

晉 于寶撰

武林沈春濤閱



讀本記

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得知未來過去之事於五月
行至南陽平原見一少年在田中割麥輅嗟歎之而
過少年問曰老丈有何事失聲嗟歎而過輅曰汝何
姓對曰姓趙名顏輅曰適來無別事見少年兒壽不
逾二十多是天亡所以歎趙子聞之叩頭隨而請問
輅曰命在于天非我能救也趙子聞之奔走告父父
乃奔往不逾十里遂及管輅顏父子下馬而叅拜適

來某小兒蒙聖人之言不逾二十而天亡聖人如何
延命終當報之輅曰命不我與爲之奈何然子懇誠
且爲救諸子且歸家覓取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
日小食時必至君家且方便求請未知得否其父歸
舍覓酒脯而專候之輅果依時而至語顏子曰汝卯
日割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棋次汝但滿將此
酒脯往一邊酌酒殘致脯於前他自飲之飲盡便斟
以盡爲度若問汝汝但拜之慎勿言也必合有人救
汝吾在此專候於汝乃依輅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棋

次前往侍從非常趙顏致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
飲酒食脯不顧顏子飲數巡已戲終北邊坐者舉首
忽見顏在侍立大怒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不對
南面坐人語北面坐人曰夫人食他一物而有愧色
適來已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邊坐人曰文書已定
不可輒移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
九歲語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顏顧喜之乃語
顏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聞而喜不自勝拜而回家
見管輅輅語顏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於後記取北

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矣顏父備束帛鑑金而謝之輅一無所受

商本皆作姿

晉愍帝時零陵太守趙子元出門見一女子客容甚美年可十五子元見而詰之曰汝何人之子而敢獨行又無伴侶女子曰我是客人寄居城外拋離父母又無伴侶孤眠獨處何以問之子元不疑是鬼又問曰既無依倚還善製衣否女子對善製衣子元曰可爲吾作衣吾與汝錢女曰諾乃使入宅中每作一衣

商本見上有不字

與錢一百文經三年往來宅內大小愍之或造衣服而多與酬之忽一日來告辭子元憫之與金鑷子一枚金釵子一隻細絹二疋女子受得拜辭太守明日必歸鄉里不復來也太守乃使人送出城外別不辭而去不行數步倏然見家人恠之時有人出城便同往尋問約二百餘步見有一塚詢訪近隣云是一女子墓不旬日其父母發取女屍於祖父塋內安葬開冢出棺改歛見銅錢無數并有金釵子一隻金鑷子一枚細絹二疋甚異之後問其由方知是太守與之

太守方知造衣女子之鬼在此時人信鬼神變易不可及

昔隴西有辛道度者游學他方糧食乏盡行至雍州城西五里北見一宅廳館門庭有一青衣女子在門道度飢餒乃詣門下欲求食而過語女子曰僕是隴西人姓辛名道度游學他方糧食乏盡憑女子與報欲求一食可否惟命女子入告秦女女曰既遊遠地他方將尋高藝此賢人也可宜命入吾與之語女子出來引客而入道度趨入閣中疑非生人俛仰之間

商本彼作被

商本无下畢字

已彼召見秦女於西榻而坐道度卽稱名而敘起居既畢命度於東榻而坐畢卽具飯饌食訖女謂度曰我秦閔王女出聘曹國不幸無夫而亡亡來已二十三年獨居此宅今日君來願爲夫婦君意若何道度曰女所貴戚焉敢乎女卽相逼爲夫婦經三宿三日俄女卽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此會只可三宵不可久居當有禍矣然茲信宿未悉綢繆旣已分飛將何表信于郎乃取床後簋子開之取金枕一枚與度爲信是貧士悅而受之乃分袂泣別卽遣

商本是上有度字

商本變作編

商本于作於

青衣送出門外、未逾數步、不見舍宇、惟有一塚、荆棘森天、度當時慌怕、衝忙走出、視其金枕、懷乃無異、變尋至秦國、旣以枕于市、貨之、恰遇秦妃車遊、親見度賣金枕、疑而索看、語度何處得來、度具以寔告、妃聞悲泣、不能自勝、然向疑耳、乃遣人發塚、啓柩、觀之、原葬諸物悉在、惟不見金枕、解體看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嘆曰、我女大聖、死經二十三年、猶能與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賜其金帛車馬、令還本國、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

今之國婿亦爲駙馬矣

商本天早作早天

扁鵲善明醫術、遊行號國、時遇號君太子天早、經七日、鵲聞之、請入而弔、弔訖出門、知太子有命、語左右曰、太子莫不要卻生否、左右聞之、奔告號君云、扁鵲出門語臣云、莫要太子生否、君聞之、速召而入、令活太子、鵲乃施妙術、用醫、太子卻活、王大與金帛、繒綵贈之、辭而不受、王曰、蒙君妙藥、已活太子、寡人無所酬之、君何不受、對曰、太子命自未盡、非臣所能、遂揖而去

劉安河中人也。少時得病死。經三日。卻活。冥中見天帝。命爲師。可通鬼道。未來之事。皆預知之。河間有一趙廣。家槽上馬。忽變作人面。全家大驚。立問劉安曰。此大惡也。君急歸家。去宅三里。披髮大叫。即可免之。廣乃依言。披髮大叫。廣家中大小一時走出。驚怕看之。堂內無人。堂屋一時崩倒。全家得免。不損一人。乃贈財賄與安。重問此灾何有。安曰。堂屋西壁下。深三尺。當有三箇石柱。今已灾過。慎勿發看。若視之。必大貧。若不看。必大富貴。此神龍也。後廣不依。卽掘看之。

驗其虛實。果有一物。赤色。大如屋柱。飛出他去。後廣大貧。一如其言也。

昔晉侯有疾。漸重。無能治者。晉與秦國親姻之故。聞秦有良醫。發使往請。秦王乃命緩速赴晉。醫緩將至。晉國晉君夜夢二鬼相謂曰。秦使醫緩來。我等何逃。若往。必當有殺。若去。亦獲其死。二途何適。一鬼荅曰。此事何憂乎。我等二人。但居膏之上。膏之下。若我何。一鬼又問。何者爲膏。膏而免此難。荅曰。心上爲膏。心下爲膏。此處針灸不能及。湯藥不能至。二鬼相喜。各

居其處旬日醫至察其容候其脉良久嘆曰此病不可療也其疾在膏肓藥餌不可及針灸不能至晉侯聞之嗟曰此良醫也今古罕有遂與百金令還本國晉侯不逾十日而薨矣

後魏洛陽阜財里有開善寺京兆人韋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爲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良嫁白日來歸乘馬將數人至于庭前呼曰阿良卿忘我也子集驚怖張弓射之應箭而倒卽變爲桃人所騎之馬亦化爲茅馬從者

商本良作梁

數位盡爲蒲人梁氏惶惧捨宅爲寺

商本位作人

搜神記卷一終

商

搜神記卷二

王子珍太原人也。父母憐愛，歎曰：我兒立身，未曾學問，可往定州邊孝先生處習業。孝先，陳畱信義人也，廣涉稽古，應對無窮。自孔子沒後，惟孝先一人領徒三年，盡知歸服，未有勝者。是以四海之內，皆往就之學習。子珍承父之命，即日登途，行至定州界內，去州三百餘里，於路傍樹陰憩歇。續有一鬼化爲生人，後來同與子珍憩歇。子珍不疑也，乃詰子珍姓氏，從何而來。復往何處？子珍曰：父母以子珍寡學，遣於定

州邊孝先生處學業餘無事子珍卽太原王子珍也鬼曰我渤海郡人也姓李名玄石父母早亡兄弟異居見玄石少學遣往邊先生處求學旣得遣行便爲同學兄弟子珍曰兄必年長請以兄事之玄石曰敬聞命矣遂卽同行至定州主人處飲酒食肉盟曰死生貴賤情皆一之誓訖往邊先生處同拜起居先生詰其由卽以實告乃授以經業三年以來玄石才藝過於先生先生曰玄石豈非聖人乎何故聰明朗過某矣今已老耄無能子有何術願示於予玄石曰

商本兄必作君必

某因宿會得事先生所授之業不可知也實以目之一覽更無遺漏亦非聖人也尋以子珍辭義不解卽教授之子珍敬之如父畏之如師子珍學業因此得就後有太子舍人王仲祥經過亦是太原人也與子珍同宗便卽謁先生迨暮延宿仲祥知李玄石是鬼及旦與子珍執別語曰某與弟連枝有事不可不說弟今朋友李玄石是鬼耳實非生人子珍曰玄石是上聖之聖經書靡不該博先生猶推嘆之何得不是生人乎祥曰我之所論豈言才藝且弟是生人玄石

是鬼生死殊別焉得爲好人哉弟若不信今宿可新
葉鋪於席下令臥之弟與別榻旦而看之便知虛實
弟之臥處其葉卽實鬼之臥處其葉卽虛言訖而別
子珍乃復疑迨夜一依仲祥所言鋪之及曉果如前
說因爾方知玄石是鬼翊日咨玄石外言兄是鬼物
子珍聞此語故咨兄玄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是
仲祥也弟今旣知須話元由昨緣冥司舉我爲泰山
主簿任職年久業滿合捨此司遷於勝處王銓一人
以當其職銓定無之人皆不可乃喚玄石云吾觀汝

之才量堪赴此任然安寡學未能該通汝且人間邊
孝先處求業業成早來委汝泰山主簿我恐世懼我
卽爲生人與弟同師不經一年學問已成任泰山主
簿二年矣與弟情深眷戀相伴今弟旣知固難久處
卽當分別然有一事須令弟知我前者患背上痛時
爲弟父冤家經王陳訴稱弟父殺我生孫食我兄弟
累有狀主者容情不爲區斷王見此狀怒不施行笞
我一百是我背痛王今追弟父親自訊問判入死籍
弟今火急歸家看父父若有氣宜當救之但以清酒

鹿脯於郊首邊祭我三呼我名我當必至若也氣絕無可救耳弟之學問已成但知努力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無疾病子珍拜辭即便分別子珍乃辭先生歸寧至家見父在床猶有氣火急致酒脯錢財於郊祭之三呼其名即見玄石乘白馬着朱衣冠蓋前後騎從數十人別有青衣二人執節前引呵殿而至子珍相見一似舊之時語子珍曰弟可合眼須弟見父珍即閉目須臾之間至閻羅王處門向北而安玄石語子珍曰向來將弟欲

見弟父今在牢獄形容毀惡不可看之弟父冤家須臾即到着白跣足頭戴紫巾手把文書一卷者即是弟父冤家其人瞞時入衙證問令與弟取弓箭於此專候之見來當射之死弟父必活不然難救也言語之間其冤家果至玄石目曰是此矣宜審射之我須入衙決判是在此他人有疑石入衙視事未幾冤家直來案前陳訴有詞深讐即射中左眼遺卻文書奔走即驗文書讀看竝是論父之事珍泣告玄石曰射着何處珍曰射着左眼石曰不着要緊處限差更來

相訟甚矣。然弟宜歸家尋覓冤家殺之。弟父必瘞。珍曰：「何人也？」石曰：「見有似適來射者，卽殺之。」珍當與石言別，匆匆不解，問得冤家姓名，歸舍思石之言，不得更見也。憂悵之間，七日不食。家人報失一白公雞，七日未知去處。衆共尋，乃見白雞在架牆上而坐，害左眼。珍見思此物是我父之冤家也。白衣者毛也，紫巾者雞冠也。跣足者雞足也。瞎左眼者所射中也。有是更於何處覓之？乃烹作羹以食父。因此平瘞。珍後受太原郡。至漢景帝，復拜刺史，壽年一百三十八歲而

商本至作掾
商本復拜作拜光

終。皆李玄石祐之故。云雞不三年，犬不六載，白雞白犬不可食之，害生也。

段孝直，漢景帝時舉孝廉，爲長安令。孝直志性清慎，美聲遠聞。直所乘馱駿馬一疋，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緯與帝連婚，時恃形勢，見孝直馬好，每索之。直荅云：「亡考所乘之馬，不忍捨之，不敢輒奉。」伏願使君照悉。梁緯因此致恨，密構孝直取受賊事，乃敎下獄，不令家人通往。直知屈枉，不免此難，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捏人訴意欲殺我，必死矣。嗟汝。」

等幼冲未解申雪我屈死汝各努力但將取紙三百張筆十管墨五挺安我墓裏我自申理不經旬害於獄中致死家人收而塋之仍以紙筆安墓中不經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滯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濟慎尋以論迂劇邑稍免瑕玼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戮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以免此幽沉并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

商本屈作抑

商本夫作久

商本手作有

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寃屈景帝覽表讀訖忽然不見孝直甚怪夫宇宙之內有此異事遂手詔收梁緯付獄勘詰事事不虛及枉殺段孝直事奏帝帝勅下將梁緯往孝直墓所斬而祭之仍追贈尚書郎守長安令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此之謂也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也少小之時與同村人唐叔偕女小名父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王道平被差征伐落陷南國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卽

聘與劉祥爲妻與道平言誓甚重不肯改事父母逼
迫不免出嫁劉祥經三年忽忽不樂常思道平忿怨
之深悒悒而死死死經三年道平還家乃詰鄉人此女
何在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被父母凌逼嫁與劉祥
今已死矣平問墓在何處鄉人引往墓所平悲號哽
咽三呼女名繞墓悲苦不能自止平乃祝曰我與汝
立誓天地保其終身豈料官有牽纏致令乖隔使汝
父母嫁與劉祥既不契於初心死生永訣然汝有靈
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言訖又

復哀泣逡巡其女魂靈自墓而出問平何處而來良
久契闊本與君誓爲夫婦以保終身爲父強逼乃出
聘劉祥已經三年日夕憶君成病結恨致死乖隔幽
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再求相慰妾身未損可以再生
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必活道平審言乃啓
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隨道平還家其夫劉
祥聞之驚怪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
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二十歲實謂精貫
於天地而獲感應如此耳

搜神記卷二終

商本搜上有晉字
下每卷同

搜神記卷三

商本殺上有枉字

昔周宣王信讒言杜伯無罪王信佞而誅之杜伯曰
臣無罪而加戮若死有知臣將上報不越三歲必雪
深冤矣王曰汝但努力我是萬乘君王殺汝三五箇
之類何有患乎乃戮之經三年餘宣王出獵行至城
外山澤之間將欲布獵忽見杜伯着朱衣乘白馬冠
蓋前後鬼兵數百當道而來彎弓執矢射王王懼無
處避之百僚悉見射中王心王卽心痛歸宮至夕而
薨故語云凡人不可枉濫冤必至矣

商本夕作日

商本于作於

商本於作于

昔隋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隋侯見而憐之下馬以鞭撥于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曰誰家之子而語吾荅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貺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荅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迫旦見一珠在床頭侯乃

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耳

千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于日酒飲之亦于日醉時有州人姓玄名石好飲酒欲飲於希家翊日往求之希曰我酒發來未定不敢飲君石曰縱未熟且與一盃得否希聞此語不免飲之既盃復索曰美哉可更與之希曰且歸別日當來只此一盃可眠于日也石卽別似有忤色旋至家已醉死矣家人不知乃哭而葬之經三年希曰玄石必應酒醒宜往問之既往石家語

商本乃作疑

曰石在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來服已闋矣希驚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計日今合醒矣乃命家人鑿塚破棺看之卽見塚上汗氣徹天遂命發塚方見張目開口引聲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問希曰你作何物也令我一盃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幾許矣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氣衝入鼻中亦各醉臥三月世人之異事可不錄乎

李信陳留信義人也爲人道孝善事父母年三十人忽夜夢司命使鬼使取信至閻羅王殿前王卽勅付

侍商本作待

商本求作來

商本尤作猶

所司依處分信啓王曰少失父母編居今旣命終不敢有辭哀信老母無人侍奉伏願大王放信侍養待母命終之日與母同來王聞此言亦甚哀愍如斯孝道足可延齡乃召鬼官檢信母壽年九十尤有二十年亦可矜放鬼官對曰只如信之徒世間極有今若放此後者舉例請下本司定罪輕重取旨王依鬼官言還令定罪鬼官怒曰無知越訴亂我憲章乃令鬼使擒付鑊湯煮之鬼使提信手捉拋入鑊湯方入湯中身首已爛王忽念之言曰此自孝浮世罕聞且

商本自作士

令放還以旌孝行不復召鬼官議之命鬼使喚信聞王嘆信必知放還乃令湯中拽出見信首面浸爛鬼使忙怕恐王怒之乃取一胡人頭與信曰王今喚出必放汝歸若見汝容貌壞爛必不放去也今且取一胡人頭安之所以得還見王之時宜低頭應對不許忽忽若放汝歸卻來與汝別覓一端正頭安卻信聞放還忻喜唱喏而受之既至王前便勅鬼使還歸不得更經本司鬼使唱喏不敢再返亦不暇於鬼使處換頭忽然卻活夢覺以手摸頭面竝是胡悲啼懊惱

高本撥作發

高本床下有上字

語其妻曰汝識我語音否妻對曰今異也聞君一音是汝一音是胡何也信曰我夜來甚有異夢汝若天曉起可將被覆我頭面莫使人見若欲送食致我床前閉戶而去我自取食其妻依言以被覆之至飯時忽思其語何有此事乃撥看之見一胡人臥在被底其妻走出告姑曰阿婆兒夜來不知何故變作一胡人在新婦床卧姑聞此語豈有此異事乃令將捧來揭被見之驚異便打信數十分說不及以打損頭面鄰里聞之求問其故信方話其始末始知是真兒抱

頭大哭妻亦哀號鄉社以狀聞州州以狀奏帝覽表
嗟嘆自古至今未聞此事雖是假胡人頭孝心通乎
神明可拜信爲孝義大夫仍賜束帛養親悲夫神感
之矣乃見如期

昔高辛氏時有房王作亂憂國危亡帝乃召募天下
有得房氏首者賜金千斤分賞美女群臣見房氏兵
強馬壯難以獲之辛帝有犬字曰盤瓠其毛五色常
隨帝出入其日忽失此犬經三日以上不知所在帝
甚怪之其犬走投房王房王見之大悅謂左右曰辛

氏其喪乎犬猶棄王投吾吾必興也房氏乃大張宴
會爲大作樂其夜房氏飲酒而臥盤瓠咬王首而還
辛見犬啣房首大悅厚與肉糜飼之竟不食經一日
帝呼犬亦不起帝曰何不食呼又不來莫是恨朕
不賞乎今當依召募賞汝物得否盤瓠聞帝此言卽
起跳躍帝乃封盤瓠爲會稽侯美女五人食會稽郡
一千戶後生三男六女其男當生之時雖似人形猶
有犬尾其後子孫昌益號爲犬戎之國周幽王爲犬
戎所殺只今土蕃乃盤瓠之孕也

昔武王時、雍州城南有一大神樹、約高十丈、周迴一里、蔭其地、土人民悉奉四時八節、牽羊負酒、祭祀不絕。武王出城、見衆奉獻、王言此樹神、何須損我百姓。乃以兵圍、正欲誅伐之、乃有神飛沙走石、雷電霹靂、武兵起衆、瓦解星分、無令得近。時有一人被傷、損腳去樹一百步、臥地不能自去。迨夜有一人、着朱衣、乘馬、與樹神曰、朝來武王伐子、不有損乎。樹神曰、我雷公飛沙走石、傷武王兵士、兵士見之星分、不敢近我。我有威力如此、赤衣人怒曰、我教武王兵人用生朱塗面、披髮着朱衣、赤繩縛之道、灰百匝、以斧伐之、豈不損乎。樹神默然不對。赤衣人忽然縱轡而去。至明軍人向鄉中父老語之、以狀聞。王王遂依其言、用物以斧伐之、並無變動。伐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牒牛、向址中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作青牛。後人學之用灰及赤。

特

搜神記卷四

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神變無比世罕有之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狐狸化爲二少年書生才容奇美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日子欲何之狸曰我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論談木精曰張司空之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曰縱伊廣覽豈能勝子終爲之而旋爲累子矣木精曰實謂自貽伊戚其可乎不取吾言終有悔日狸不荅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

予

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掃榻延留留入防禦時雷孔章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此必妖異孔章聞此語忽然大笑曰公爲國之棟梁吐食納士賢者進用不肖者黜退何故妬賢嫉能不以已之不才而言人之妖異如此爲天下笑耳華益於防衛勿遣東西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已試竟無憚色狸曰我之才智天地產之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乃曰是百年之精獵犬見之卽變若干年

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卽變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庭爲使往取其木使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木中血流使將木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

漢時東華郡陳司空死經周年忽然還家在床而坐

約束子孫與平生無異飲酒食肉閑論幽冥事歷歷
來往不一專事惑婦子孫致敬無異生前忽一度還
家飲酒醉臥在床子孫敢近前審窺元是村中沽酒
之家老犬也從此便無蹤由

王莽篡漢平帝位一十八年德行不合乾坤國祚將
改忽於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詔令載歸殿
前召荆房息來問曰殿前生此異物爲何祥房息對
曰臣不識有費長道通人也也能識之莽遣費長道使
發數日房息曰臣啓陛下費長道至必言不識陛下

但言卿既不識何故城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也須
吏長道至帝問何物對曰荆房息向言不識臣何知
之帝曰卿既不識何故東門外下馬仰天而嘆道曰
臣嘆荆將軍推死與臣帝曰卿但實言勿隱朕不罪
卿道曰旣奉進止敢不遵承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
有鐵券長三尺六寸道王家衰劉家再興莽曰如何
得見道曰須得七歲女子尿之可開也莽依言果然
邇後光武中興斯實徵矣

昔太祖年七十只養一子年十三而夭太祖與夫人

晝夜悲泣不止。夫人忽一夜夢見亡兒來，謂母曰：「某今差在泰山，五百日驅使，苦無暫休。今泰山府君取周王爲嶽宿，阿娘可爲兒囑王安兒於樂處，免有驅役。言訖，洒涕而別。其母睡覺，悲不自勝。太祖問有何故，具以事白。太祖曰：「夢以想成，生死殊道，漠漠然何可憑也。」翊日晝寢，復自夢見亡子曰：「昨日請阿娘咨告，如何卻以爲無憑也？既若不信，但看周王三月十八日必死，若不死卽虛也。」太祖夢覺，信之。明日喚文王來語曰：「朕昨晝寢，夢見亡子云：『被差問泰山府君，五百日驅使，今泰山府君取卿爲宿。』今夢想之頃，朕亦不信，儻如所夢，卿卽方便安兒於樂處。」周王曰：「短長之數，豈可逃乎？然念永別清朝，將辭昭代，已審聖旨，豈敢違命。」泣涕交下，哀戀久之。大祖乃賜王絹十疋，以贖亡兒。果于三月十八日卒，經十餘日。太祖又夢見兒顏色和悅，謂父曰：「蒙托父王，文王任所職，遷見於泰山府錄事參軍，不監印，差帝南人代役。仰荷君恩，敢不上報。」太祖夢覺，喜而復悲，卽發人往問帝南人死虛實。使回云：「亡經十五日，事驗有實。」方知鬼神

畏

之道昭然不可謂之無矣

張華爲豫章太守善易卦明於政刑下吏罪人長之不敢犯令或當死者悉放歸辭父母時有一人犯盜處死尅日欲誅放歸辭別限滿赴州就刑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趙朔問何故哭荅曰某拙謀爲盜犯法當死昨蒙太守給假辭父母限滿赴州就刑所以悲泣朔曰何不逃去荅曰使君明於易筮前後逃者皆獲得是以不敢違日朔曰汝不用哭吾令汝生但用吾計自當獲免汝可取三通到行渡河卽取竹筒

盛水三尺長安於腹上仍黃沙中臥經三日然後可還終始擒汝不得也其人一依朔言至假滿法司怪久違限乃以名聞華乃觀易六卦成斷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人必投水死更不用尋也此謂之善易其人經一年改名姓處於鄉里旣脫其死卽資重賂酬於朔朔一無受焉

昔泰山皇帝召募諸方秀士遣司信崔皓試之問其妍否皓見雍州秀士陳龍文多言巧辭乃嘆之曰子姓陳與陳恒近遠龍文應聲荅曰龍文與恒還如公

商本信作徒崔作崔

商本倚作何

與紂

紂

五

商本倚作何

紂
條

責

與紂間密相似。崔皓憾之。異日策問龍文曰：鴟梟倚以食母，弱水何以西流？武王何以伐紂？龍文並皆不荅。皓落下不第。龍文上表稱：崔皓位正三台，治司萬物，不能以風化下，而將逆事，問臣以臣無能，俾令下第，伏乞陛下聖造，親試否臧。表至，帝召皓詰之。皓曰：龍文無藝，何以堪之？帝乃自召龍文問其試目。對曰：崔皓何不問臣慈鳥返哺，而乃問臣鴟梟倚以食母？何不問臣百川歸於滄海，而乃問臣弱水西流？何不問臣伯夷叔齊讓國，而乃問臣武王伐紂？所問三修，皆是逆事，臣恐崔皓有異志也。臣是以不荅。帝召皓問之，皆如其說，乃封龍文爲上卿。故諺語云：巧言以免責，此之謂也。

漢武帝與越王爲親，乃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惟命一周迴，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有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賁緇二疋往卜。叩賓門，賓出迎而延坐。未之識也。帝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方

面

探

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而西招水大嘆到日請話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因此而嘆帝深異之

世說云五郡之人各是異財而逢喪亂常山一人安定一人襄陵一人博陵一人悉皆孤獨俱行衛國同至樹陰因相同姓名各言離亂已而惻然相謂曰我等皆無骨肉今日幸得聚會亦天然也可爲兄弟也

商本已而作狀相上有因字

否衆曰諾因結義爲兄弟長字仲伯次名文仲次名季仲次名叔仲次名雅仲五人相將詣衛國市中見一老母孤單告乞五人收養侍奉敬如事親母孝心無二已經三年其母遇疾五人憂愁不能寢食母曰吾是并州太原人董世臺之女嫁同郡張文賢爲妻任北海太守因遭荒亂文賢早亡葬在太原赤山下八塚同行東頭第一塚是賢塚吾死後汝等若能與我送葬到塚側吾平生之願畢矣吾遭荒亂之日有一子姓張名遺年七歲胸中有七曆足下有通徹

商本作噫孝心動
於天地感應昭信
矣義乎可傳流千
古

之紋父喪因流浪相失汝等宜思記之他日有如此
子卽我子也宜話吾之由言訖而卒五人扶喪至太
原忽叔仲橫被朝歌令禁繫時有一人走投太守言
養母之狀述并葬之由太守曰汝何姓氏具以對之
因話男之形狀太守聞之號哭擗地此吾母也吾以
幼小兵革離亂母子相失追今又哭之乃發使往朝
歌迎喪并具表聞奏於魏帝陳其流浪之由并述五
人孝狀善其人義重可以旌之各爲太守仲伯河中
太守文仲河東太守叔仲河南太守季仲河西太守
雅仲河北太守并賻贈張遺母喪追封太原縣大夫人
仍遷張遺爲魏府都護噫孝心感應可泣千古

搜神記卷五

昔晉使孺臨政而戮趙同趙括及季年將疾見天屬
鬼披髮及地搏膺面踊怒目大吒晉公曰殺余之孫
而絕余祀令我不得享由爾使然何不義之甚也余
得訴於上帝矣今日之冤必雪復何逃焉乃壞大門
及寢門而入似縱擒之狀公大駭避於室內及壞其
戶將欲入公曰戮子之子孫又何于公也鬼曰致余
不食因爾之由何謂不于我公曰請立祀可乎曰不
可其已暮矣然請於上帝候爾來證知言訖不見晉

避

公染疾不期月而終悲夫冤結之事不可爲也今之君子得不慎歟

趙明甫天水人也名仁美選三傳擢第授江表太興縣尉累以政聞遷授蒲縣令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謂人曰余官不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歲矣其不遠也然余有一女未適人此爲急務卽請人於屬邑中選有德行學業者配之未會間有日者經過乃趨謁趙令因話令之祿壽如仁美之言令曰某亦自知耳然一女子未從人有此未了

商本淚作泪

問

商本一作以

餘則無事也未選得女婿間先爲女子覓一女僕使忽一日命掃庭忽涕淚令曰何故女僕曰某姓王父嘗爲此邑令某生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令聞其父名曰名德麟令思之乃是親戚因卽慘然又曰何至如是女僕曰卅角之時遭兵革亂離之苦被人掠賣一至於斯令乃謂其妻曰彼我女不憂不嫁遣且輟吾女粧奩之具先嫁之乃於衆言曰某近認得一姪女今先聘人俄擇邑客有善者從之其所生之女卻未嫁之忽一日經過善相人復謁於令見

令大駭曰。昨觀君容。其命將殂。今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然。雪冤亂之事。方可獲此果報。令曰。某則守法清廉。固無出死入生之事。曰。必然之理。請細籌之。令曰。某別無能改。因語嫁僕之事。荅曰。只此便是。更何求之。乃賀令曰。此祿壽長。未可測也。是知陰功及物。當世有增延壽祿。後人觀此。胡不動心乎。

彭蠡湖側有鄉人李進勅者。以販彭蠡湖魚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於金陵。及維揚肆中。積有年矣。一

泊

旦復販魚於金陵。夜泊三山之浦。其夕風靜波澄。月

由

色如晝。進勅乃步于岸側。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勅驚而異之。伺聽于岸。其音清亮非常。勅卽登舟。察之。乃船內魚耳。進勅曰。我鄙見販易衆生輪迴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臨放魚時。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某若困苦。敢希方便。垂恩矣。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之間。大作僦筏。載薪於金陵。貨之。未到間。值大風吹溺。薶筏一時沉沒。惟進勅墮於江中。不溺。足下如有所履。俄而被風颭竹數竿。至於進

颭

備

勅身側進勅扶此竹而獲稍其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勅足下乘之及有竹頭共拽竹而行于時到於洲乃得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度江卽栖於洲上將更深矣進勅卽獨坐愁苦兩淚迸灑嗟身之蹇蹇一至于茲忽見荻叢碎鏤中光芒然進勅卽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頗息俄見一人著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勅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于前者所放諸魚今各報子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卽有魚數十頭又拽一葉舟來橈棹俱備進勅因得及岸而歸矣余嘗覽佛書見論十千天子報恩何異於是乎

昔楚僚至孝內親早亡敬事後母終身不失忽母患一腫成癰形容日悴人皆不識僚欲呼醫師針灸恐母痛難忍自以口於母腫上徐吮之其腫自熟血流山迨夜卽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痊可以延壽若不得鯉魚食死矣母覺而告僚僚聞之悲懊無計仰天嘆曰我不孝今是十二月凝結之日何處求之僚卽抱而哭我如何失母去

商本鯉魚上缺二字

商本食作父

得行坐悲泣願天効靈乃脫衣上水臥之有一童子
次僚臥處水開送鯉一雙與僚僚得之喜悅將歸與
母食之其疾即愈延壽一百三十三歲蓋僚至孝感
天神昭應如此

商本與作於

商本於作太

昔吳王孫權時有李信純是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
犬字曰黑龍愛之猶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
食忽一日與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時遇
於守鄧瑕出獵見田草深不知人在草中醉眠遣人
縱火焚之信純臥處恰當順風犬見火起乃以口撲

純衣純亦不動臥處比有一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即
奔往入水濕身走來臥處週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
即滅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因乏致斃於側俄爾信
純醒來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因觀四迴覩
火踪蹟因爾慟哭聞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
甚於人人不知恩豈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之
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搜神記卷五終

搜神記卷六

元嘉中有道士徐啓玄，隱居終南山中，道德尊重，人皆欽之。然通法術，逆知吉凶，前世之事，歷歷可聞。時有王大夫，只養一女，年可初笄，乃世之極色也。憐愛頗甚，乃名曰金英。徐啓玄忽然一日閑遊之次，經過王大夫宅門，見宅上有宿世冤讐怨氣，亘天。啓玄曰：「此誰宅？」聞者曰：「御史王大夫。」啓玄曰：「大夫在否？」答曰：「在。」可與余報之。云終南山徐啓玄有切事欲見大夫，闔人人告。大夫聞話，令升廳，俄出見之。玄曰：「勿訝造。」

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玄適覩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讐欲伺其便而報之大夫知否對曰非尊師胡爲知之某凡俗肉眼豈明此事玄曰請童僕男女等遍觀之皆言不是又曰宅上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幼小憐之頗能羞難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來大夫將謬言令夫人召來夫人卽往喚之已見其女扇其房門面壁而坐歎曰我之宿世冤結方欲伺便報讐無賴道士顯我世事夫人聞之驚告大夫大夫

商本遺作遺

惶懼計無所出乃禮啓玄曰此宿世冤對相會如何脫免玄曰此小事答曰倘蒙尊師慈恩特垂救援以生以此何門報之又復再拜玄曰勿在多言卽爲却遺與大夫變却取索水一盆劍一口左右手秉之隨大夫至閣內令可開門金英曰是我之冤于爾何事玄曰道門以救援爲功濟人爲上曷不速變安用多言乃步罡訣呪以水喫之叱曰速變本形無更居此呪訖令備棺襯逡巡而至玄乃開門視之已化爲白骨卽令左右歛之致靈車誠曰可送出都門行十里

商李都下有門
字

商李與夫人三字
在驚哭上

商李突命乙

餘遇大林木中棄之急奔勿更回顧左右依言送出
都可十里來望果有大林便安其下急奔而歸回至
都門方始回望見大林紅焰亘天悉爲燼大夫驚哭
拜謝與夫人仍備珍寶財帛酬之悉不顧而去

昔晉太子申生仁孝而遇驪姬之譖縊于新城及晉
惠公復國乃謚太子曰恭堊以太子之禮期月太子
御臣狐突過下國而遇太子申生於途太子突命登
車而御之告突曰夷吾無禮而彰先君之惡余得請
於上帝矣將以晉國與秦秦將祀余突曰臣聞神不

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令秦祀君豈不謬乎且民何
罪而致亂亡宗廟何故而不血食請圖之太子曰諾
待吾復請於上帝七日可往新城西偏於巫者之家
見我焉突曰諾倏而不見凡如夢醒突復依期而往
又遇之告曰上帝許我罰有罪矣夷吾其斃於韓言
訖而沒其後秦伐晉晉果敗於韓地而獲晉侯悲夫
申生爲人之子孝之至也於死孝心不忘耳改葬封
謚彰先君之不德矣實不欲父成其醜子受其美哉
昔德化張令家業蔓延江淮間累金積粟不可勝數

秩滿歸京、僕馬壯健、囊橐敦厚、常先一程、致頓海陸珍美、必挈而行。至華陰、僕夫施幄幕、陳罇俎、旣竟、庖豕炙羊、始熟、有黃衫者一人、據盤而坐、僕連叱、神色不撓。店姬曰：「今五方戈羅之輩、橫行關內、此其流也。不可與競。」僕夫方欲求人以責之、而張令至、具以事告。令曰：「容之勿逐也。」乃揖而問曰：「來在何方？」黃衫者不言、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盤飲之、雖不計似有愧色、飲訖、顧炙羊、目不暫捨、令自剖以勸之、至盡黃衫者而未有飽色、令又於大盒中取餅十四

五枚以餒之、凡飲二升餘、酒旣酣、謂令曰：「四十年已前、曾於東店得一醉、以至今日、令甚訝之、乃動問姓名、曰：『某非人也。』蓋冥司送關中死籍之吏耳。曰：『可得一觀乎？』曰：『窺亦何患？』於是解草囊、出一軸、其書云：『泰山主者牒金天府第三行書云：『貪財好殺、前德化縣令張某、卽張君名也。』令見名泣告使者、修短有限、誰敢惜死、某年始強壯、不爲死備、家業浩大、未有所付、且有何術得延其期？』某囊中計其所有、不止數十萬、盡可以酬之。執事使者曰：『一飯之恩、誠宜報德、百萬

之賜噫又何用今有仙官劉綱者謫居蓮花峯下唯足下匍匐徑往所求奏章除此難爲無計也吾聞昨金天王與南嶽博戲不勝甚被逼逐足下可詣嶽廟厚以利許之必能施力於仙官縱力不及亦得路於蓮花峯下不爾卽無計矣於是徑往觀荆榛蒙密川谷阻絕杳無能往令於是齋牲牢馳獻嶽廟又以千萬許之直往蓮花峯下轉乘南有一茆堂見一道士隱几而坐問張令曰腐骨殘肉鬼亡神耗者安得至此令曰鍾鳴漏盡露晞頃刻竊問仙官能復精魂於

商本齋作齋

枯骨致肌肉於朽屍既有好生之心豈無章奏之力

道士曰吾頃爲漢朝權臣一奏便謫居此峯今欲何

得欲陷吾爲寒山之叟乎今哀請懇切仙官神色甚

怒俄爾有使者賁絨而至則金天王札也仙官覽書

笑曰關節旣到難爲不應召使者反報曰莫又違上

帝譴責不乃啓玉亟書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經時

天符乃降其上署徹字真仙復焚香再拜以啓之書

曰張某棄背祖宗竊假名位不順禮法苟偷官榮而

又鄙僻多藏詭詐無實百里之任以是叨居千乘之

商本不作否

富實因苟得令按罪以實待戮餘冤何謂來章延求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向緩刑宥過者玄門是宗狗爾一眚全我私貨若其悛惡恕乃自新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不能書罪仙官覽訖謂令曰凡大人壽可數百歲而已喜怒哀樂役心之源愛惡嗜慾伐性之根而又揚已之能掩彼之長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如彼淡泉汨於五味欲致不壞其可得乎勉道歸途無墜吾教令感拜辭舉足已失所在復尋舊路稍覺平易步十里餘見黃衣使

商本凡大倒

商本見作鑑

商本是上有於字

者前賀曰將欲奉報願知姓名鍾名生爲宣城脚力夜卒于華陰乃爲幽冥所見通符之役痛苦如舊令曰何方以免報事之困曰但酹金天王願請置予爲閭人則吾飽神盤飧矣符已違半日莫及淹留便乃揮別入庄南栢樹三五步而沒是張令駝車華陰決東歸之計酹金天王愿所費二千乃語其僕曰二千可贍吾十舍之資糧矣安有受祉於上帝而私於土偶人乎明旦乃乘而東去旬餘至偃師是夕至於縣館見黃衫吏賁牒排闥而進叱吏曰何虛妄若是今

則禍無所逃。孽不可追。由爾償三峯之願。不決俾吾
酌一飯之恩。無終悵悵然。痛如螫蟄。言訖失所在。頃
刻張令有疾。乃留遺書於妻子。未盈半幅而終。悲夫
貪恡財貨而輕生。是忘大德而背前言如斯。欲延厥
命。其可得乎。茲卒宜哉。後之人可不慎歟。

搜神記卷六終

搜神記卷七

昔僧志玄。河朔人也。工五步罡。持清潔戒行。不衣紗
縠。唯着布衣。行歷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
林。至絳州城東十里。夜宿於墓林下。月明如晝。忽見
一野狐。於林下將枯骨髑髏安頭上。便搖之。落者棄
却。如此三四度。搖之不落。乃取草葉裝束於身體。遂
巡化爲一女子。眉目如畫。世間無比。着素衣於行路
立。猶未定。忽聞東北上有鞍馬行聲。此女子便作哭
泣。哀悲不堪聽。俄有一人乘馬而來。見女子哀泣。下

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僕願聞之女子掩泣而對曰妾住易州前年爲父母聘於北門張氏爲新婦不幸妾夫去歲早亡家事淪落無所依投尊堂遠地豈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擬歸易州緣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問之使人曰適將謂女子哀怨別事某不敢言若要還鄉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職昨因差使令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馬稍粗僕願輒借便請上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謝曰若能如此負戴德何可忘也言訖請娘子上馬之次志玄從墓林而出語軍使曰此非人類是妖狐化之軍人曰和尚莫謾語相誣此女子志玄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時當與君變却軍人曰是實否於是志玄結印口誦真言振錫大喝何不速變本形女子悶絕而倒化爲老狐而灰鮮血交流枯髑髏草葉尙滿其身軍人見之方信是實遂頂禮再拜嗟訝而去

張安儒東洛人也其家大富賈販淮南永和年中自廣抵於洛下旣至而患瘡發使至陸渾召命子子聞父疾星夜奔至洛陽不逾一旬安儒身歿男女哀擗

未及棺歛忽有一女子縞服重戴莫覩其面自門而入僕使借問亦不應直至屍前不去帽乃盡哀泣其聲清怨傷切不勝男女親姻驚愕莫測其由須臾棄其帽見之乃醜胡女鬼也親姻皆奔走但看之此鬼乃開其門須臾聞堂內與安儒屍言笑又飲酒饌歌樂食頃逡巡又聞厲聲啾唧及相打毆擊之聲良久方靜至暮安儒子與親戚家僮開戶看之見其屍與胡女俱化爲灰矣

李楚賓楚人也性剛傲以畋獵爲志凡所出獵無不大獲時有董元範家住青山非常染患晝日安靜夜間却發背如刀刺兼毆打相似不堪其苦經一載以來凡是醫藥針灸竝無救時永明中有善易者朱邯歸豫知路經元範舍遇夜未宿元範母至三更已叫喚如被拷打相似至曉問元範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範曰母患一載醫藥無效莫知其患來處朱邯乃作卦看之謂範曰君今日來合遇其人正未時有一人持弓箭來須具衫服於道側伺候求見卽須致敬懇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驗其苦之源

也言訖告辭而去。範乃依言具衫服於路候之。果見李楚賓持弓箭游獵。範見便叙寒溫。乃屈楚賓。願過敝舍。無見外也。楚賓曰：我今游獵一物未獲。何苦相留。日勢尚早。不可宿也。範具說母疾云。有一日者。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母疾。楚賓卽往。便坐。範具酒饌飲之。乃安楚賓於東房宿。此夜月明如晝。賓至二更以來。乃出房門徐行。忽見空中有一大鳥飛來。向母房上。將嘴便啄。忽聞堂中痛楚難忍。賓心口思惟：此鳥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連中數箭。其鳥飛入堂中。痛聲卽止。及旦。賓向範曰：某昨夜與君母除疾。害訖。範曰：如何除得。某昨夜至更出戶徐行。忽見一大鳥。渾身朱色。兩眼如金。飛向堂中。將嘴便啄。乃聞夫人痛聲。某取弓箭射之。連箭飛去堂中。聲便止。範聞之。再三驚喜。相隨達宅。尋覓竝不見物。忽見碓程上有兩隻箭。所中處皆流血。範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母患自此平復如故。持絹一束與楚賓。不受而去。

李汾。越州上虞縣人也。性悅山水。乃居四明山山下。

有百姓張老莊其家大富好養豕積年不宰而縱之
永和末中秋月圓李汾步月於中庭撫琴自適忽聽
外有人嗟嘆之聲或言或笑李汾不測其由詰曰何
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聲汾開門
而看之見一女端正無比惟覺口帶高緇黑色汾問
娘子莫是神仙乎女對曰非也兒是此山中張家女
今夕父母作客東村竊來奉謁希無見責也汾欣喜
謂娘子曰不棄荒居便請升階言訖女子乃上階煎
茶言笑相諠汾莫能及下帷背燈琴瑟已盡忽爾晨

慕

鷄報曉女起告辭汾戀慕惜別卽偷女青氍履子一
隻藏衣籠中汾恍忽睡着女撫汾悲泣求覓履子願
無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死今拜謝君子幸
無留汾竟不與而睡其女號泣而去汾驚而覺不見
其女只見床前鮮血滿地汾心異之乃開籠觀其履
子已化爲猪蹄殼乃怕懼不已尋血下山直至張公
園內其猪還見汾來瞋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
於張公公聞之驚怪遂烹之汾乃棄此山院別遊他
邑矣悲夫妖怪之事顯然蠱惑之道彰爾假人之形

媚人若此是故妖艷之色可不慎歟

搜神記卷八

永平年中有司勳張員外者早著名顯常以詞舌過人同輩莫不畏憚而祿秩不能榮進及懸車之歲有子四人名德雄邁位列清近司勳忽患舌腫須臾出於口外其大如斗瞑目而喘殆不延於頃刻子弟憂迫集議以此疾狀告方無錄人不知識宜於名僧道士求以異術治之冀必有效諸子乃是易服章散諸佛寺道觀遍以疾狀訪於識者適遇老僧謂曰郎君不知業報乎盍扶持員外行於坊市多人之處明其

商本侍作侍

商本菜作菜

疾狀博以求之何慮無人識者諸子喜納其說乃徒步奉輿而行於東市中有一叟鬚眉皓白而顏若嬰兒見司勲之病驚曰吾平生善療此疾今幸年九十入矣方始一遇大喜願以治之諸子拜泣而隨叟曰吾於宣平東門愛一小宅乏於財貨而不致即君即爲吾治之其家亦久欲賣倘兼備以器用帷幙見侍其它不逾三十萬諸子遽便求訪果有即時買之叟有妻萊要質貌閑雅年若十八九許阜穀幪首絳繒束腰曾無粉黛之飾髮澤肥淨光彩照人與叟同赴

商本侍作侍

新第期明晨待司勲至諸子鋪設茵褥幃幔饌具無不精備叟亦極喜諸子及曉侍司勲至叟前迎之令其妻燃薪具鹽酪叟請曰諸郎君宜以靜伺遠立無至憂擾叟乃捻司勲痛舌有脉懸於舌根下以金刀斷之後於絳囊中貯藥取少末而封焉其舌重五六斤叟令其妻嚙而炙肉灼之膏滴中香氣盈室司勲忽開目嚙津所疾即愈叟共萊妻相勸食其炙須臾而盡諸子狂喜侯問司勲云只憶初得疾時後不省矣適將欲悟忽聞炙香餒而思食咽液而差我不能

商本侍作侍

曉其由也。請餅餌進數。若不有疾。叟曰。疾既愈矣。請諸郎君侍司勲回宅。司勲謝曰。此疾非老丈神術治之。卽無瘥矣。感戴恩德。何日忘之。叟曰。某志在斯疾。幸愜平生之願。何可言哉。旣歸。諸子持金帛奴馬。詰旦來獻於叟。但見遍鎖其門。器用帷幕之具。一皆在焉。悉不將去。惟叟與妻莫知所往。諸子奔回。具以事告司勲。舉家號泣。焚香信敬之。方悟神仙來爲治疾。識者曰。司勲之疾。得不爲多詞之咎。而斯病誠之後。諸人豈不慎歟。

商本異作新

商本驚愕上有可

思二字驚作怪

商本一崖一人作長

松泥雪

商本登二崖作登焉

將樹頂

度下有爲字

亦上有則字

見泉作又徑門四

宣作鮮

虞鄉獵人張可思。多力射。每逐獸入山。經絕壁下。雪中尋鹿。險阻絕遠。忽見人蹟。踐履絕異。驚愕久之。卽宛其蹤。入危僻窮途。蹟盡抵一崖。一人攀緣。分明歷歷。可思愈懷驚異。因又登一崖。乃有倚引大枝橫構。岩上視其人。已度。可思亦隨度。寬平顯敞。不類山中。俄至洞側。見泉周石堦。堦下葦簾。中有大石堂。堂內烟火薰灼。烹爨甚宜。可思詣前。適見自外者負鹽一囊。約百許斤。致之厨下。澣袴濯足。因邀可思就火。俄聞磬聲。皆曰。諸真登堂矣。卽遣可思拜謁。可思就昇。

見金人王人在左右而身長丈餘皆衣鶴氅儀狀嚴美聲音朗暢皆謂可思曰何由至此旻天可思卽述其來遂坐可思於地遍問人間之事旣而謂可思曰爾可記吾短章傳之於代亦可稍增其壽詞曰天清地寧人獨營營名利奔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彌喪其身何不絕欲端守爾精言訖謂可思曰可速歸舍無滯於此當有譴責可思聞語便卽拜辭於是命負鹽者送出卽尋舊逕而歸他日可思復來道途乖矣永熙年中青州從事檢校尚書兵部郎中王宗仁者

羈遊河北時僕射李公鎮守宗仁與李公有族兄之分而接之甚原因話鬼神之事而李公謂爲冥昧有無難測宗仁曰有可信矣何疑焉如要明之便可立頃召致李公因祈請之宗仁曰公可率意暗書逝者名氏識之付某當卽遣召公先從鄴中大將從兄弟免學陣傳射時免始亡公方軫念卽密書其名氏以付之宗仁乃命香火迎風而嘯遂以其名就焚于爐良久向門驚視遽起揮揖曰在左右間當爲通報因謂公曰不合輕召大將宜速備酒食盡敬辭謝之公

如其言致敬久之乃曰幸已去矣必欲見者可更召平賤之輩縱來無害也時公宅內新喪青衣因書其名字付之要當見矣宗仁復命香火迎風而嘯卽以其名就蒸於爐火頃刻笑語公曰如此老婢追之何爽公大奇之因命詢問幽冥之事宗仁曰固不可泄泄之當兩減其笑耳久而遣去宗仁常語公曰某終當爲國相但得石勒劉聰爲主非若三台之正位也其後宗仁以青州倖主人卒後因爲隴右公納之賓僚尋僭號而宗仁爲左丞相矣竟如其言

商本稿作音

涇之北鄙人李德用襦衣食自給元嘉中年元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刃德用不敢枝梧而室內衣裘遺無有德用一子名阿七甫六歲方眠驚因叫有賊爲盜所射應弦而斃德用廬外有二臚紫色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阿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曰我死自是我命那復多痛所痛者永訣父家耳遂怨泣久之隣里會者五六十人皆爲泣涕因曰勿謀反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德用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俄春作將至德用謀生汲

商本女下有牛字

縛

商本遺作遺

汲無容加意。泊麥秋，德用有麥半頃，伺收拾。晨有二牛蹊踐狼籍，歸遍里中曰：「恣女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償責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蓄者也。」俄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奔逸，不虞至此，所損之苗，請酬陪價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謂問所從來，買牛契書，其用乃紫色牘，交致焉。德用卽悟阿七所言，及詢姓名，乃皆如阿七所報。因卽縛之，曰：「爾去冬射死我子，盡我財者，人也。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追。」卽述其故曰：

商本付作村千作十

我旣行劫殺，乃北窳寧慶之郊，謂事已久，因買牛將歸岐下。昨牛抵付北二千里，徘徊不進。伺夜黑過此，旣寐，夢一小兒五六歲許，裸形乳舞，紛紜相逐，經宿方悟。及覺，二牛之縻糾不斷，如被解釋，則已窳矣。

以明商濬輯稗海所收本校讐文化己巳二月望 板為



110X
567
100
77